

黄海

情仇

二虎发难

两姬重逢

洞房相认

夜闯巴斗

船头智斗

移花接木

莲花老尼

匪性复发

朱华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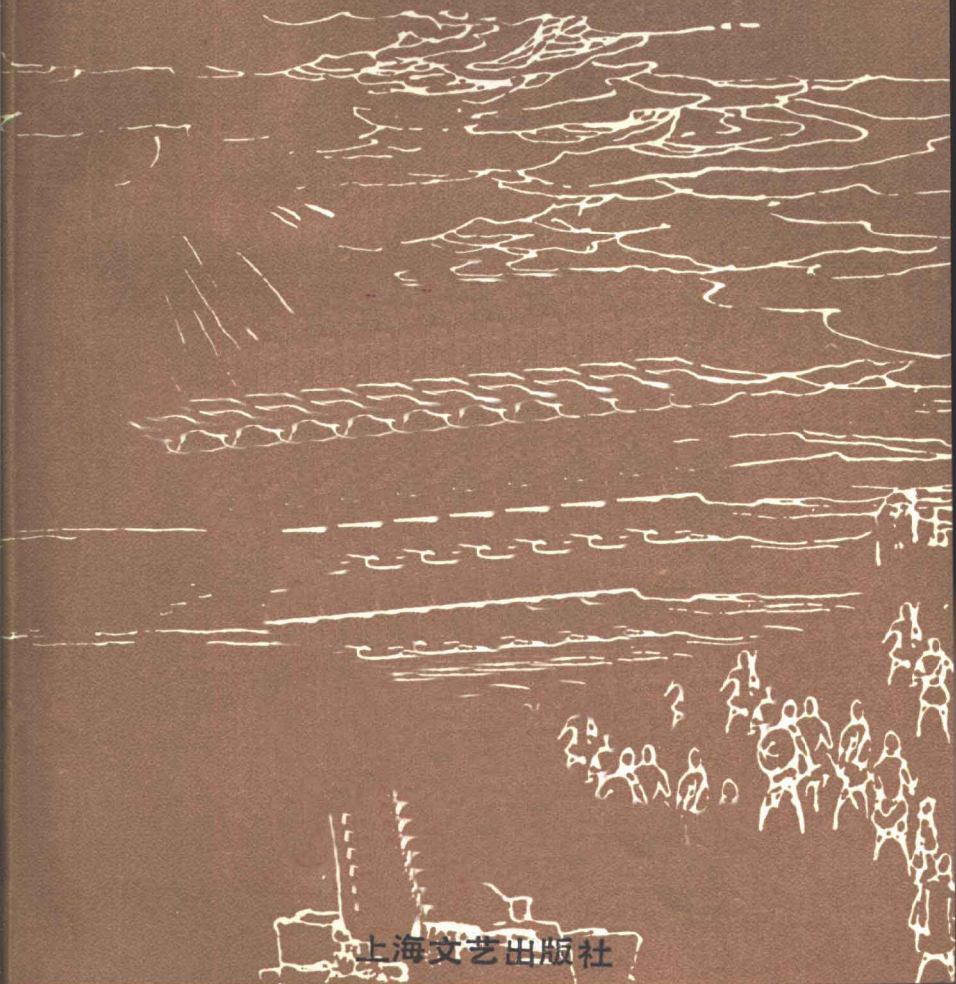


文艺出版社

12475
2522

黄海情仇

朱华山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姜金城

美术装帧：王志伟

黄 海 情 仇

朱 华 山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375 插页 2 字数 135,000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ISBN 7-5321-0875-9/I·688 定价：2.50元



朱华山, 1939年生, 现任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副处级指导员
青年时代写有诗歌、散文和舞台文艺作品。散文代表作有《红五月之歌》、《高山颂》等。短篇小说代表作有《烛泪》、《花裤子重返河东记》、《田二哥听戏》等。剧本代表作有《新上任的豆腐官》、《中秋月》、《哭哭笑笑》。杂文作品散见于全国报刊。

1971/07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纪实性小说。

1942年春，抗日烽火在苏北大地熊熊燃烧。我新四军派遣青年干部陶勇去收伏海匪孙二虎的队伍，成立海防团，为我军创建了第一支海上抗日武装力量。

在执行这个特殊的任务中，陶勇不仅要与日本侵略军和汉奸作斗争，还要与国民党反动派斗智谋。神出鬼没的深入敌穴，触目惊心的激烈战斗，血泪浸染的感情波折……都交织在曲折跌宕的故事中。

本书情节惊险，出人意料，富有传奇色彩和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

目 录

一、逼敌放行	1
二、突然遭遇	9
三、方脸汉子	15
四、兄妹相认	20
五、黑田疑虑	25
六、狂饮丢信	29
七、莲花老尼	33
八、圪地谈蛤	40
九、测字先生	44
十、夜闯巴斗	49
十一、三脚脱险	56
十二、僵尸复活	65
十三、吴宅避难	70
十四、伏击捉放	75
十五、移花接木	82
十六、应邀赴宴	86
十七、船头智斗	92
十八、谁去联络	105
十九、走棋比试	110

二十、意外相遇	116
二十一、李琛接头	127
二十二、暗抓莲花	130
二十三、儿令母跪	135
二十四、洞房相认	140
二十五、访问玉蓉	147
二十六、两个小姐	154
二十七、当面识破	159
二十八、两姬重逢	167
二十九、一场恶战	173
三十、二虎认母	181
三十一、匪性复发	185
三十二、二虎发难	190
三十三、珊瑚庙旁	193

一 逼敌放行

1942年春天的一个下午。

南通城西的石头公路上，踉踉跄跄地走来一个国民党军官。大盖帽歪扣在后脑勺上，汗涔涔的几绺头发粘在前额。领口敞开，脖子跟脸色一样通红。系腰的皮带抓在手上，两臂随着打晃的双腿，画八字地摆动着。斜背着的盒子枪，一颠一颠地拍打着屁股。

他东倒西歪地走着，含糊不清地哼着《小寡妇上坟》的曲儿，向城门口走去。

南通县城依旧保留着古代通州的围城。城北临河，只有东、西、南三个城门口，通往城郊。自从新四军东进，开辟了苏中根据地，这南通城郊，白天是伪军肆虐叫嚣的地方，夜晚则是新四军自由驰骋的天下。伪军为了防备新四军进城，东、西、南三个城门口，戒备森严。城门口日夜都有四个伪军端着刺刀，盘查来往行人。城门外还有一道立体三角架的铁丝网作为防御工事，只在网架中间留有只容一个人出入的空档。这空档处就有两个伪军站岗把关。一到傍晚，网架的空档也合拢了，城门紧闭了，谁也休想越过这道防线。

这个军官跌跌绊绊来到第一道关卡——铁丝网架口，两个伪军端着刺刀交叉阻拦，伸手要身份证。醉醺醺的军官抡

起皮带，朝两只伸出的手抽去。两个伪军见势不妙，把手一缩，皮带抽了个空。军官愤愤的嘟哝：“娘的，瞎了狗眼，跟老子也过不去！”

这两个哨兵识时务，向后退了一步，朝他打量。从他领章上认出，不过是个少尉军衔，看他站立不定、满脸通红、说话含糊的样子，估计他喝醉了。跟醉汉佬儿噜苏，没好果子吃的，两个哨兵变得客气地揶揄起来：“不能少灌点‘黄尿’吗？”南通一带的老百姓喜饮黄酒，戏称“黄尿”。

那个军官冲两个哨兵的脸上喷酒气，说：“你们是不是也陪我弄几斤？”

两个哨兵深怕纠缠下去没好处，又退了一步，笑而不语。

这个军官跌跌绊绊朝西城口走去。

城门口的四个伪军，对老百姓盘查甚紧，而对当兵的不大盘查。加之，铁丝网口的两个哨兵，老远就朝他们做了个灌酒的姿势，又指指那军官，意思是关照他们，当心醉汉佬儿发酒疯。果然，这个军官跌跌冲冲进了城，四个伪军没敢放一个屁。

这个军官进城后往西而去，走到伪商会附近，钻进了一个厕所。从厕所里出来时，模样儿改变了：整整齐齐的穿戴，帽子戴得端端正正，风纪扣也扣上了，皮带束在腰间，胸脯挺挺的，一身军人英气。

他径直朝南通卫戍司令部走去。

这卫戍司令部是南通伪军的军事首脑机关，不仅负责本城的防守，也负责江防，可算是从上海通往苏北的一把锁。自从新四军挺进苏中，国民党暗中勾结日寇，加强了对苏中根据地的清乡扫荡，这个卫戍司令部更显得繁忙了，进进出出的人

很多。司令部门口有两个持枪的卫兵，负责审查证件，但是有些军官摆架子，讨厌检查，动辄把卫兵臭骂一通，或者赏两记耳光。卫兵也学乖了，往往看人审查。

一个少校军官挟着一个黑皮包匆匆向里走去。

刷！两个卫兵立正敬礼。

紧跟在少校军官后边，是一个年轻英武的少尉。两个卫兵想上前拦阻，却又犹豫了：只见这个少尉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两目炯炯，很是威武。哨兵以为他是少校的随从，不敢贸然得罪，而这个少尉目不旁视，挺胸举步，就这么大摇大摆地也进去了。

两个卫兵伸头细看了一下，果然少尉径向司令的办公室走去。两人相视咋舌：乖乖！幸好没有多事，要不然又挨耳刮子了。

司令办公室设在后楼正中最底一间，此处很僻静。司令好静，不准卫兵在门外走动。卫兵只好在前楼站岗。因为这是心腹要地，进出的都是自己人，前楼的岗哨只不过是聋子的耳朵——摆设罢了。

卫戍司令是新调来的，工作十分尽职，此刻端坐在办公桌前，摊看军事地图。忽听门外脚步声自远而近，接着吱嘎一声，门被推开了。司令十分恼火，不论谁进来，都要先喊“报告”，得到批准方可进来，可眼前竟敢大胆擅自闯进来，他随即朝腰间拔出短枪，可是未曾等他拔出枪，来人低声厉喝：

“别动！”

司令抬头一看，迎面站立的是一个年轻的军官，乌通通的枪口正对准自己，不由一下懵了，怔了。

“把手举起来！”

司令只好乖乖地但又迟疑地举起双手。他定睛细看，进来的是一个少尉，十分陌生，但威严逼人。司令心里盘算：这是一个什么人？闯进来干什么的呢？……只见他进屋后，左手别到背后，把两扇门合上了，然后一步一步向司令逼近：

“司令，你认识我吗？”

司令木然地摇摇头。

少尉自我介绍：“我就是新四军陶勇。”

啊？陶勇！司令一下子头脑炸开了，浑身瘫软了，喉咙里变得异常干燥。他早就风闻陈毅麾下有这员大将，神勇过人，英雄虎胆，神出鬼没，现在竟在自己面前，真令人毛骨悚然！

卫戍司令毕竟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人，恐惧只是刹那间，而后渐渐镇定下来。

“姓陶的，你未免也太过分了吧！你该清醒，这是什么地方？只要你一声枪响，即使腰插双翅，谅也飞不出去！”

陶勇轻蔑地冷笑：“我既然有胆量进来，也有胆量对付你！”说着他左手从后腰裤带上抽出一把锃亮的匕首，刷地扔出去，笃的一下，插在司令的办公桌上。匕首的把柄颤颤巍巍地震晃着。

司令浑身沁出冷汗，他曾听说陶勇使一手飞刀，此刻刀比枪厉害，它可以不声不响置人于死命。司令刚才冒出的一点傲慢气焰全都消失殆尽，他像霜打的树叶一下子变得蔫萎了。

陶勇一步一步走到办公桌前，直接挑明来意：“司令，陶某也并非跟你有什么过不去，只是有事相烦，倘能相助，有情后补，如何？”

司令只好乖驯应付：“有什么事，尽管说吧！”

陶勇正要开口，忽听门外叫喊：

“报告!”

不好!有人要进来了。

司令好似溺水者得救,心头猛地狂喜,但是又不敢轻举妄动,眼珠子滴溜地转着。陶勇立即从桌上拔下匕首,转到司令身旁,右手把枪插进腰间,左手暗用匕首顶住司令腰部,凑近司令耳语:

“回话!叫他回去!”

司令像吃了哑药,不回话。陶勇急了,把匕首使劲顶住他。司令仿佛觉得刀尖已经戳破军装,触到皮肉了。倘再怠慢,刀尖往里一送,就没命了,他不由有些哆嗦,只好强装镇静回门外的话:

“我有要事,此刻不见!”

“是!”门外的脚步声笃笃地由强渐弱,由近而远。

蓦地,电话铃声滴铃铃地闹起来。

司令眼看着电话,不知所措。

陶勇抓起话筒。话筒里传来声音:“司令,大家集中在参谋部,等你开会呢!”陶勇立即手捂话筒,命令司令:“回话,会议推迟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陶勇旋即把匕首架在他脖子上,刀尖对准他的喉管,司令只好接过话筒回话:“会议推迟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这场波折总算过去了。

陶勇继续讲明来意:“我们有两位小姐从上海过来,刚下船在任家港,请你立即派车送到掘港海边。”司令心里有数:这两位小姐肯定是新四军的人,派车送到掘港,不就是替共产党联络交通?让上峰知道了,非丢脑袋不可,这怎么行呢?

陶勇仿佛看出他心里为难,解释说:“你放心,这事我们保

密，我陶某说话是算数的！”司令的额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汗水顺着脸颊流到下巴，滴落到桌上。

办公室里的大挂钟，滴答滴答地响着，陶勇心里火急火燎，这一分一秒比金子还贵，怎能拖延下去呢？他此回乔装冒险前来，肩负着万分重要的任务：

自从黄桥决战，我军东进，在通、如、海、启开辟了苏中四分区根据地。日、伪惊恐万状，1941年初，出动了比我兵力多十几倍的两万多人，疯狂扫荡，抢占如东、海安、南通、启东、东台等大县城，还占领了李堡、角斜、栟茶、安丰等一些重要集镇，成拉网状把我军逼向黄海之滨，日伪扬言要把我军赶下黄海喝水。为了摆脱背水作战的不利地位，建立海上武装，开辟海上抗日根据地。陈毅同志同意粟裕同志的方案，打算收编一支海匪队伍，作为海上武装的基础。粟裕同志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陶勇。陶勇立即从三纵队抽调了四十名精干的指战员，又从一些开明的船主那里募捐到三条“黄花鱼船”，成立了我军第一支海上武装——新四军苏中军区海防大队，陶勇任大队长。海防大队三次围剿“海巴子”都未能奏效，因为“海巴子”熟悉海上地形，逃遁自如，奈何不得。陶勇经过深入调查，好不容易想出了智取之策，从上海找来了两个关键人物，急需去掘港沿海策反海匪。可是内地碉堡林立，关卡重重，这两个人物又是女的，怎么也不可能顺利到达掘港。于是陶勇想出了这个逼司令护送的办法。

卫戍司令在这个关键时刻首鼠两端，犹豫装死。俗说死猪不怕热水烫，他不肯按照陶勇的意思打电话，陶勇也着急起来了。

就在此刻，门外又响起了脚步声，由弱渐强，到门口停

下了：

“报告！”

卫戍司令的精神又为之一振，陶勇心想：再逼司令将其逐走，势必会引起门外人的怀疑，他急中生智地命令：“抽烟！”

司令因为紧张过度，也确实需要抽烟，就伸手从桌上取出一支烟。

陶勇左手握着的匕首始终紧紧地顶着他的腰部，右手迅速地拿起桌上的打火机给他点火，并耳语命令：“如果他进来，就说‘我有要事’，逐他出去！”

果然，门外人急了：“报告司令，开会的不走，等司令前去！”司令正凑近打火机抽烟，门外人实在等得不耐烦了，把门推开，伸头探望，只见司令跟另一个军官，头靠头抽烟。陶勇暗把匕首一捅，刀尖已进皮肉了，低声怒令：“说！”

司令被刀尖捅吓了，对门口怒吼：“我有要事，滚！”

门外人吓得迅速走开了。

陶勇向他最后通牒：“如果再不打电话，休怪我无情；你即使不考虑自身性命，也得替你妻子老母想一想……你打电话，我们绝对给你保密！”

司令再也坚持不住，只好照办，拿起电话打过去，并令部下派车去接江边的“两位小姐”。

不一会，平潮的电话打来了：已把两位小姐送走。

陶勇说：“暂请你委屈一下。”立即从身边取出预先带来的布带，将司令捆绑起来，又用布团塞满了他的嘴巴，然后他大摇大摆地出去了。

一会儿，电话铃又急促地响了起来，司令被绑捆着，动弹不得，只好眼望电话干着急。片刻间，门外又有人喊道：

“报告！”

屋里没有回声。

门外人感到奇怪，推门而进，发现司令被绑，大吃一惊，立即从他嘴里取出布团，替他解缚。

卫戍司令歇斯底里地叫喊：“全城戒严！”

可是此刻，陶勇已经出了城门。时值薄暮冥冥，伪军只敢在城门口干嚎，乱扫机枪，不敢下乡追捕，因为此刻乡下是新四军的天下。

二 突然遭遇

漫天大雾笼罩着黄海。黄海失去了往日的喧嚣，停止了奔腾，收敛了嬉闹，乖驯地躺在雾的怀抱里。

像这样的天气，一般渔船是停航的，可是却有一只木帆船悄悄由南向北，在海水荡漾中慢慢移动着。艄公是一个老把式。舱里坐的不是渔民，而是两个年轻的姑娘，从打扮上看，一个是小姐，一个是丫环。这是陶勇在南通胁迫卫戍司令放行的“两位小姐”。她俩在苏中四分区报了到，从拼茶出发，要到东台海边巴斗山去执行特殊任务。船悄悄在雾中平安无事地行驶了一个时辰，小姐问艄公：

“距离巴斗山还有多远？”

在雾中什么也看不清，但是老艄公凭着直觉，估摸着：

“再有个把时辰就到了。”

小姐和丫环交换了一下眼色，这眼神既激奋，又带着一些紧张，还有一些神秘。

她俩此去拜访的，虽然只是海边一座破落尼姑庵里的一个老尼姑，但决非是访古寻踪，也不是探亲觅友，而是为了一个政治任务，这关系着一支海匪队伍的收编，关系着我军海上武装的建立。她俩原先担心的是到达不了巴斗山。如果从陆上走，要通过日本鬼子的据点，伪军的岗楼，还有若干地方反

动武装的搜查，这些关卡是很难越过的。她俩就选择了海上航道。虽也担心遇上海匪，但从出发直到眼下都没遇到一只匪船，颇有几分庆幸。

忽然艄公叫起来：“不好，遇上机器船了！”

两个姑娘警惕地钻出船舱，站上船头，在迷蒙大雾中什么也看不到，哪来的船呢？

“你俩耳贴舱板听听吧！”

老艄公不仅眼睛尖，能从海水的回流中，看到海潮涨落、航船去向，而且耳朵灵，能听得很远很远，从细微的响声中判断各种情况。两个姑娘趴在船头，耳贴舱板，果然听到远处传来的隐隐的马达声。

小姐以商量的口吻对艄公说：“扳舵吧！”

艄公答道：“没有风，我们的船速很慢很慢，闪让不了！”

“哪……”小姐为难。

艄公凝神辨了辨机器声，稍稍放松地说：“别慌，可能不碍事，响声不是军舰炮艇，可能是商船货轮。”

马达声越来越响，渐渐地，雾中现出了模糊的船影。船身渐渐清晰了，从船头的膏药旗，可以看出是一艘日本商船。

艄公说：“不要紧张，是日本商船。”

一般日本商船是不惹沿途船只的，但这是日本军官黑田的一只走私船，为了防止意外，特地雾中潜行，而且突然发现了一只木帆船，深怕是匪船，就先发制人径朝木帆船开来，随即虚张声势地“砰砰”开了两枪。

木船上的丫环急了，立即拔出手枪，准备战斗。小姐连忙阻止了：“不可硬拼，既然是商船，大概不会怎么样，我们要始终咬定是出来访亲的主仆二人。”